

一对乱世之中的欢喜冤家
一段江山为聘的美食奇缘

她本是天之骄女，他原是文盲将军，
他本不是她的良人，她亦不是他的牵绊，
这烽火狼烟却将相爱相杀渲染成相濡以沫。

原来，在这乱世之中，
唯有他的骄纵，才能让她有恃无恐。

兜兜么 著

偏偏骄纵

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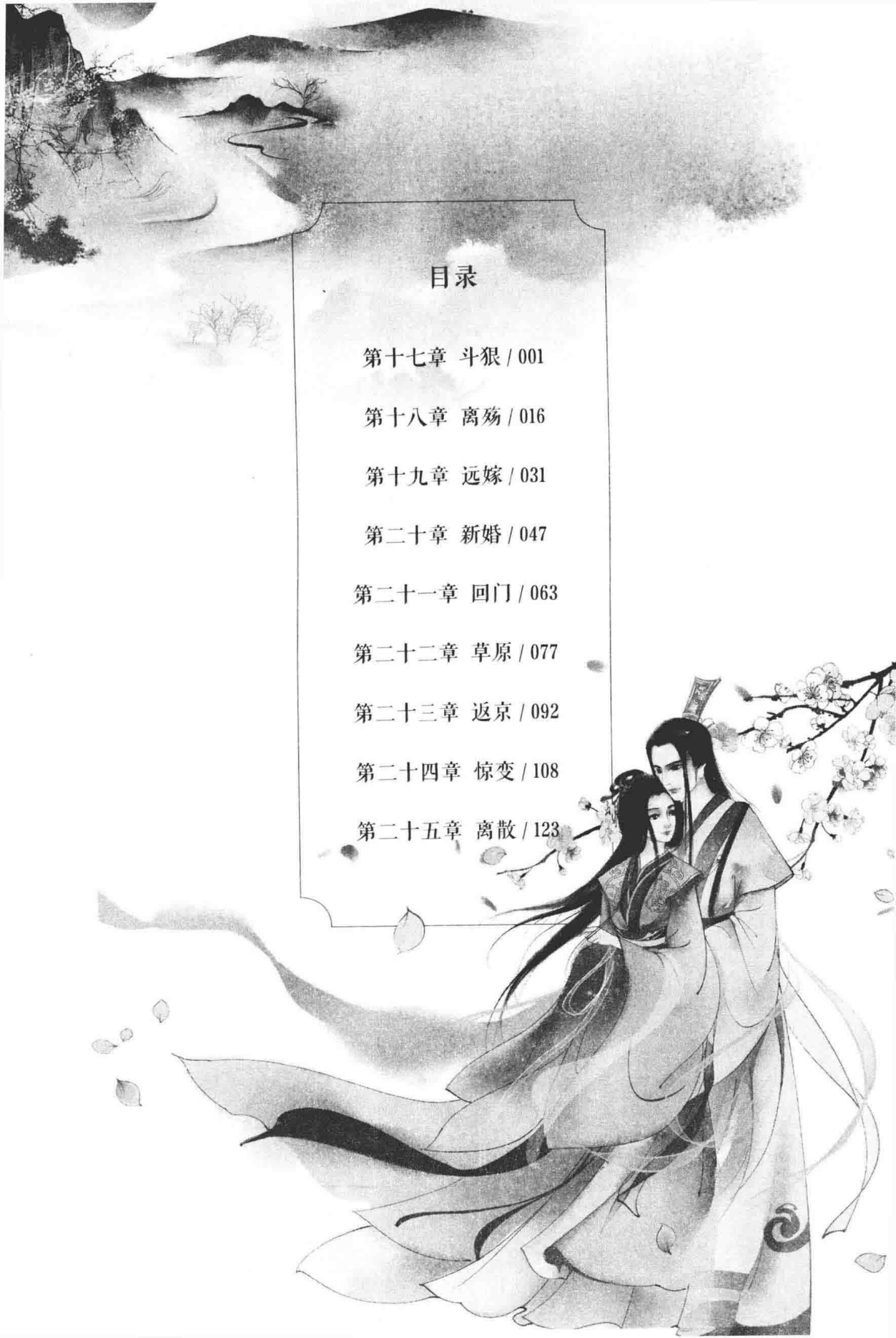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偏偏骄纵
下

兜兜么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

目录

第十七章 斗狠 / 001

第十八章 离殇 / 016

第十九章 远嫁 / 031

第二十章 新婚 / 047

第二十一章 回门 / 063

第二十二章 草原 / 077

第二十三章 返京 / 092

第二十四章 惊变 / 108

第二十五章 离散 / 123



第二十六章 团圆 / 136

第二十七章 新帝 / 152

第二十八章 迫战 / 164

第二十九章 骤变 / 180

第三十章 死别 / 196

第三十一章 轮回 / 212

第三十二章 并肩 / 227

尾声 / 243

番外 / 253

第十七章 斗狼



云意披上衣裳起身来，推搡他，劝他走为上策：“你留在顺安做什么？要和还是要战，你尽管回京城，拉齐了双方使节隔江对谈，用不着如此以身犯险。”

陆晋却没所谓，不知是太过自信，还是根本没把江北都督府放在心上：“命都曾为你舍过一次，在江北都督府走一遭又能如何？”

一个劝离，一个不肯走。一个衣衫半落，一个赤条条露出精壮劲瘦的身子，背上拓开一张咆哮的狼头刺青，每一年加固更新，令这头狼鲜活得仿佛随时要跃出皮肉，咬住你咽喉。

地上零零散散落着女人的肚兜男人的亵衣，风吹树影，月落天涯，这情形像是潘金莲与西门庆，暗通款曲，厢房私会，从来不将武大郎放在眼里。

陆晋道：“听话，绣嫁衣，备嫁妆。”

这一夜他说得最多的就是“听话”两个字，恨不能将她变成应声虫。

云意伸手拧他腰间一块腱子肉：“你说娶就娶，可曾问过我答不答应？”

他闭上眼，仰躺下去，大约是要睡，根本懒得与她争辩。这事在他看来已是板上钉钉，绝无转圜，丝毫没有争辩的必要。

“我不愿意！”她倾情演一场独角戏，莫名又开始犯矫情，反反复复说，“我不愿意，不愿意，不愿意！”

他只管睡他的，任她吵闹。

她独自埋头痛哭，悲从中来。

他依旧无动于衷，郎心如铁。等她哭够了，渐渐收势，才伸手揽了她，把那颗带着泪的小脑袋按在自己胸前，让她听他心跳，也感受他的疲惫，他的竭尽所能。

“睡会儿，累得很。”

这话就像咒语，灵得很，让她抽抽噎噎渐渐停止，到后来自己也不记得何来如此委屈。便也陪着他慢慢入睡，慢慢交叠了呼吸，似乎也交换了心事。

她不习惯与人大被同眠，这一夜睁着眼看帐顶浮华，彻夜未眠。而她身边那位，泥地里草垛上睡过不知多少日夜，少年时，高床软枕于他而言已称得上嘉奖，更何况有失而复得的她倚在双臂之间，总算能安安心心睡一觉。

云意稍稍侧过脸来，看着咫尺之间，一张英挺非凡的脸孔，不知不觉渐渐入了神。犹记初初相识，他与眼前之人大相径庭，她脑中停留的他是粗野的，也曾温柔，但更多的是隐匿在面具背后的算计与阴狠，她始终没能忘记渡口那一夜，他带着鄙薄反问，是否真以为他舍不得下手要她性命。

从来不似眼前，全然不设防，满心都是直来直往的孩子气。

睡着了也憨憨傻傻，哪还有乱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的夺人气魄。

她以指尖顺着他轮廓追索，轻轻描绘他英气勃勃的脸，惹得他面颊上微微的痒，忍不住按住她右手，再往怀里拖。闭着眼呢喃一声，“乖，别闹。”

她突然间伤心感怀，却也夹杂着温情脉脉，仿佛这一生已到末尾，他与她早已经相携半百共此余生。

云意对自己多少是有失望，但正如同她在门前与贺兰钰相诉，即便如此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一颗种子落了地，自然生发，等到发现时依然根深叶茂，要彻底拔除非将一颗心也剿灭。

她从不曾如此犹疑不定，反反复复，自我折磨。

梦中再次回到西陵地宫，她落下石门，转过身按图索骥，摸着石壁，取下一盏长明灯，一层层往最深处去。肃穆的雕像、精巧的壁画都已在百年的沉默中隐去了最初光华夺目的模样，成为今日的沧桑淡漠。

朦胧中大约有阴风阵阵，流连耳边，如鬼哭狼嚎。而她却冷静得可怕，一张俏丽娇嫩的脸成了冰冷面具，绕过重重机关，一步步往下去，终于抵达第五层中心区。

玄宗棺椁设在高台之上，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攀上棺顶，自缝隙中摸到龙头机关，自东南方转向西北，面前高悬梁顶的玄宗画像才抖开来落在石棺之上。

她手上动作不停，取下画像，展开细看，分辨清楚是真迹还是不幸被人捷足先登。最后看到落款处画师留印才放下心，握紧了画卷慢慢往下爬。

一个不小心，腰间那块肉跌落在地，沾了灰，脏得没办法下手。

她深呼吸，鼓足勇气跃下高台，因跳得太高，扭了脚，疼得闷哼。

她再来跪在棺椁下，给祖宗老爷磕头谢罪，口中说：“云意欠顾家的，已然倾尽所有。若能逃出生天，我便只为我自己活……”视线转向角落里那块生生割下的肉，鼻尖酸涩，含泪道：“往后，我只欠他的。”

语毕，她重重磕头。再起身便是头也不回地去寻出路，但脚踝疼得厉害，一瘸一拐地比平常走得慢，等到再回地上，已与约定的时间差了半日。好在江北人马在山腰隐蔽处如约相待，她带着满身狼狈、满脸血泪爬上马车时，贺兰钰几乎认不出她来，头一句便是惊呼，“哪里来的土人？”

“京城来的，你这松江小赤佬，快拉我上去。”

贺兰钰将她凌空提起来塞进马车，口中抱怨，“哪来天大的脾气，再这么下去谁受得了？”话虽如此，却还递上布巾打了水给她擦脸，要查看她受伤的脚踝，她却不愿意，扭扭捏捏一定要回府让大夫看。

贺兰钰气急：“拖得久了，把你拖成了瘸子你可别哭。”

她浑不在意，转了话题，将握得紧紧的玄宗画像递给他：“图就在画像夹层，现如今给了你，我才算解脱。”

贺兰钰接过来，却并不急于打开：“何谓解脱？”

云意笑笑说：“我想上山做姑子。”

“这是哪门子疯话？”他没放在心上，但没料到她说得出便能坚持到底，来了江北都督府，头一件事就是跪在舅舅舅母面前恳求出家清修。

贺兰钰那时是什么样的心情，如今竟没人有心追究。

大约也是痛的，闷闷憋在胸口，没个出口，一个字也不能说。

到天亮，枝头鸟鸣，朝阳东升。玉心终于从迷药里脱身，一睁眼浑身酸痛，揉了揉肩膀才看清，原来在柴房里窝过半宿，身边两个嬷嬷还横躺着昏沉沉。想起要紧事要紧人，再顾不得头疼脑热，跌跌撞撞爬起来就往主屋跑，见门半掩着，想也没想就往里闯。

一声尖叫，惊走了枝头鸟。

玉心几乎是被人凌空提起来扔到屋外，那男人高他一头半，肩宽腰瘦，浑身上下只穿一条墨色绸裤，可怕的是绸裤松松垮垮地挂在胯间，露出腰腹上搓衣板一样平坦起伏的肌肉，还有裤头下遮不住的卷曲毛发，慢慢散开来，向下延伸，引出你无限遐思。

玉心眼前一阵阵眩晕，忘了要逃，也忘了尖叫，山间冷风也未能吹醒少女绮梦。

“下山叫人——”

他扔下这四个字，眯着眼睛带着睡意转身回房，再露出一张被狼头占满的背，随时迸发的野性，给玉心带来的冲击不能以言语概述。

她木呆呆站在院中，看他一勾脚把门带上，想了想，魂不守舍地往山下去。

陆晋复又躺回床上，习惯性地一双手环紧了她腰身，带着睡意哄她：“稍歇，一会儿就有人来请。”

云意无论如何不能答应：“一会儿表哥进来，撞见了，成什么样子？我的名声还要不要？”

陆晋浑不在意，也懒得与她多说：“非礼勿视，他读圣贤书，当不知如此？”再低头吻她后颈，顺着内凹的弧度慢慢往下，带来酥酥麻麻的痒，一阵一阵的骚动，又低又轻的触碰，到突出的肩胛骨上再不轻不重咬上一口，留一排浅浅牙印，真跟野兽一个样。

“你闹什么……”云意推开他自顾自起身穿衣，“他是我娘家人，我就是再不顾节义，做不出这事。”

他收回手撑在头侧，颇有兴致地看她一件一件穿衣，一直到梳头、绾发、洗漱休整，一举手一投足，莫不让人欢喜向往。

他估摸着时间差不多，也起来简单梳洗，没料到云意会走到他身后来，捏着玉梳为他将昨夜散乱的发髻重新梳拢。

他的鼻尖绕着她衣裳上的熏香，她纤长细嫩的手指穿过他浓密的黑发，指尖擦过头皮，仿佛捏住了他的神魂。

他一时紧张得口不能言，酝酿许久，只道：“你还会做这个？”

云意说得十分平静：“世事无常，总要学着点。”

尝尽了苦头，才知何为世事无常，这当中暗含多少艰辛多少苦，非一笔能书。

陆晋拖起她的手置于唇边，在她手背上落下一吻：“放心。”

留下短促而又郑重的誓言。

没能持续漫长温情，门外脚步声由远及近，陆晋轻哼，“来得不少。”见云意的手突然收紧，他便扯出个微笑来，安慰道：“不怕，我既来了，便有万全准备。”

云意勉强回他一笑，一颗心高悬。

门开，贺兰钰一身青衣束腰，提剑而来。

二人会面，一个说“幸会”，一个说“久仰”，故作深沉。

直到贺兰钰将视线落在她身上，“顾云意，傻站着做什么？过来！”

云意看贺兰钰沉郁神色，略有犹豫，但到底挪动步子往他身边去。绕过陆晋时被拖住手腕向身后带，她回头，他正襟危坐面带不豫，扣在她腕间的力道在克制中收紧：“云意调皮，一个没留意便赌气离家出走，这些日子多亏贺兰公子照顾，陆某感激不尽。”

贺兰钰右手持剑，长身玉立，明明是同陆晋说话，视线却落在云意身上，“陆将军说笑，都督府本就是表妹安身之所，家在此处又何来离家出走一说？倒是听闻表妹在西北颠簸流离，身负重伤，其中……恐怕还需多谢陆将军，若无将军提点关照，表妹弱质女子，何至如此？”

陆晋坐，云意站。提起旧事分毫不见惭愧，只淡淡略过，“家中琐事，不敢劳贺兰公子操心。”

家中？贺兰钰冷笑不止，望向呆立一旁的云意：“过来，山下灶头上热着一品百灵菇、红油云丝、东坡豆腐，年前的梅酒启开来，给你温上一壶可好？”

她眼睛发亮，显然是动心了，被陆晋捏住的手腕晃了晃，又犹豫说：“可是……我不好饮酒的吧？”

贺兰钰倒是很开明：“那就闻闻过瘾。”

云意撇撇嘴：“闻闻不过瘾的。”

贺兰钰笑道：“饮上少许又何妨？表哥都给你掩着，保管没人知道。”

“那……”她回过头看陆晋，被他一皱眉，瞪回去，好家伙，掂量掂量自己，他也就值三道菜一壶酒，臭丫头为了吃的，转眼就能卖了他。

他索性站起身，牢牢攥住一只柔若无骨的小手，将她带到身后，以一个保护者的姿态，同贺兰钰对峙，“恰巧肚饿，不如由贺兰公子引路，陆某与云意一道去。”厚脸皮的功夫天下第一，分明是不请自来，也能当自己是受邀登门。

说完也不等贺兰钰回话，自拉着云意往外走。

但遭遇贺兰钰上前一步，握紧了手中剑，将他拦在院中。

陆晋手无寸铁，却似成竹在胸，对比贺兰钰，像是将优劣对调，或者这也是不要脸大法其中制胜一招——装相。“贺兰公子这是何意？”

“都督府岂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之地？更何况……”他看向云意，脑中斟酌措辞，最终未能说出口，再对上陆晋，“两军对峙，你既有胆前来，必知其后果。

来人！拿下他！”

外圈围拢来的黑衣家奴听令上前，云意紧张之下没往后躲，反而向前一步，似乎是刻意将身长体壮的陆晋挡在身后。

贺兰钰攥紧了拳头，面有难堪，最讨人厌的是陆晋，陆晋居然站在云意身后得意不止地朝贺兰钰挑眉，拿了甜头便开始耀武扬威。

陆晋嘤瑟够了才走上前，两人的手自始至终紧握，未曾有片刻分开。他勾唇浅笑，一派从容，“陆某与贺兰公子同为我朝之臣，同为社稷尽力，公子何至于此？”

贺兰钰不屑为伍，冷哼道：“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！”

“贺兰公子此话太过，陆某不敢当。”他按部就班，徐徐图之，“忠义王府举勤王大旗，倾其所有只为讨伐逆贼，收复河山，进京之后不沾财税，不入宫城，只等新君临朝，潜心归顺。只不过陆某听闻，南京与江北都督府对新君之争尚未作结，南京六部拥立楚王，而江北自是……拥立之事关系重大，陆某一家纯直之臣，不敢多言，还需府上多多用心。”

一句话把脏水都泼到贺兰家身上，他反倒成了忠义仁孝股肱之臣。恨得贺兰钰心眼发花，手中剑柄紧了又紧，但他所言有一大半是真，南京旧部因在太子与荣王之争中大都叫嚣着维护正统，估量着多半得罪了荣王，若再立他，于己有害，一群酸腐读书人不顾朝野大局，只知党同伐异，什么君君臣臣社稷天下都比不上眼前利。埋着脑袋翻遍了皇族家谱，从个犄角旮旯里挖出来楚王之子，这孩子才过十二，他爷爷是玄宗爷六弟，也是个不得宠的王爷，才被分封至蛮荒之地。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来争帝位，说到底还是因为某某人的司马昭之心。

然而贺兰家又好上几分？还不是相同把戏，都是狼子野心。

贺兰钰耍无赖敌不过流氓祖宗，被逼得无言以对。云意看陆晋的眼神也变了样，觉着这人真乃当世奇才，她惯用的招数，他不但学会了，还学得融会贯通无人能敌。

她心中缓慢爬升起一股紧迫的危机感，做戏皇冠在手，绝不能轻易让位。

陆晋慢悠悠上前来，咳嗽两声，清了清嗓子说：“一张图换一顿饭，这买卖不知贺兰公子有没有兴趣坐下谈？”

这一回不止贺兰钰，连云意也愣在当场。但也就是眨眼工夫，她便将宝图、夜闯、婚事牵连起来，勾勒出一幅自己也无法相信的计划图。

旁人或许无此胆量也无此手腕，但陆晋……凡事落在他身上，要紧关头，她没一次猜中。

活该又让他骗得团团转，他孤身赴险哪里是为她，分明是为两张宝图而来，于她不过是顺带、顺手谋利而已。

宽大的袖口下面，陆晋捏一捏她手背，再朝她眨眨眼，无声无息中庆祝“奸计”拉开序幕。

日近午时，天高云淡，是个太平日子，晴朗天气。

停云观下都督府，气氛却不似平常。

陆晋说吃饭，就是真吃饭。拉开席面，与云意共坐一桌，一边是大鱼大肉鲍参翅肚，一边是清粥小菜素净寡淡。而陆晋根本没将贺兰一家放在心上，时时警醒，他只管坐下吃，不在意是身在敌营还是落进陷阱，他全身心相信贺兰府，绝不会以小人姿投毒陷害。

云意这顿饭吃得食不知味，席间忍不住偷偷问他：“你把真迹扣下了？”

陆晋饮下梅花酒，抽出空来答她话：“公主与贺兰家倒是一个鼻孔出气，张口便冤枉人。”

云意撇撇嘴，忍着忍着，告诫自己怒大伤肝，“你究竟想做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舅舅这人又与表哥不同，不是谁都能糊弄的，你不让他骗了去已是万幸。”

“怎么？担心我？”

“怕你误入虎穴，事到临头还装相儿。”

“放心——”

“我就是不放心。”她放下筷，为一桌不能下肚的精巧素斋扼腕叹息。

陆晋抬起头来莞尔笑道：“昨儿夜里的话你都忘了？”

原来又是叫她听话，那所谓“大男人气概”满溢，但凡答不出话来，就知道拿这一句顶，万试万灵。但男人的事究竟是什么？范围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，还都靠男人界定。

云意满心烦恼地饮茶降火，再也懒得理他。

直到外头进来个白胖中年人，大肚滚圆，大耳朵扇风，笑呵呵像是从壁画上走下人间的弥勒佛。

云意连忙站起身来行礼，轻声唤：“舅舅——”

贺兰澍笑呵呵虚扶她起来，迭声说：“好好好，难得意儿下山来，怎么样，吃的好不好？饭菜合不合胃口？还想要什么尽管说，舅舅一定办到。”

云意稍稍摇头，双手交叠，颇为紧张，“什么都好，劳舅舅费心，云意愧不敢当。”

“什么费心，本就是年头年尾的日子，也没什么可忙。意儿何须与舅舅客气？只要意儿一句话，星星月亮舅舅也给你送来。”接着一连串哈哈、哈哈。明明没甚可笑，他偏笑得中气十足绵延不断。跟在身后的贺兰钰面容肃穆，似怒目金刚，与他爹这笑面佛差着八千里长距。

再看陆晋，就像是当真进了屋才知他在此，满脸惊异，“哎呀，陆将军，久仰久仰，早就听闻将军威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名不虚传哪！将军上座，上座。”

什么将军？没得朝廷嘉奖提拔，仍旧是个五品官，上不得台面，与贺兰澍太仆寺卿的相比，实乃云泥之别。

“不敢，突然到访，还请贺兰大人见谅。”陆晋沉稳，与其客套一番，依旧不动声色。

“何谈见谅，将军到此，乃都督府之幸。某唯恐招呼不周，怠慢了将军。”

二人相谈之下很是投缘，便要去正厅细说，不过将云意安排去福寿园陪夫人看花，但这个时节分明无花可赏，为支开她，理由也太过牵强。

“陆晋——”云意皱着眉叫住他，欲言又止。

陆晋欣慰，同她颌首，只道：“放心。”

但她哪能放心？

贺兰钰神色黯然，低下头陪着笑呵呵乐颠颠的亲爹，退了出去。

照常理，两军对峙，阵前和谈，总该要有浩大的声势，无数的机锋，退一步说，也该是主公将领分列左右，唱完了鸿门宴再奏破阵曲。无论哪一种，都不应是三个男人凑作堆，关起门来唱戏。

贺兰澍有神功，最尴尬的当口还能嘻嘻哈哈傻乐，逼得你不得不转过头，迎上来，陪着他傻笑。南方人登门奉茶，北方人来了饮酒。这回换上陈年松子酒，配一桌下酒菜，要酒过三巡面红耳热才来说正事。

贺兰钰无聊作陪，看父亲与陆晋你来我往相互恭维，心中有不屑，有轻鄙，更多的是无法参与的不适。

贺兰澍放下酒杯，捋着一撮小小山羊胡，眯眼说道：“京城正是热闹时候，将军怎想到抽空来顺安游玩？”

陆晋道：“京城已定，闹得厉害的都下了黄泉地狱，轮不到陆某操心。倒是想起来还有件事儿，早早应了人，却迟迟未能着手去办。”

贺兰澍换一副探究神色，脸上的肉抖一抖，层层叠叠牵连起来都在动，他身子

前倾，皱眉道：“噢？何事如此棘手，竟需将军亲自来办？”

陆晋也十分配合，开始长吁短叹，准备掏心窝子诉衷肠：“唉，说起来，情之一字，着实要命。陆某曾在公主面前立誓，他日必以李得胜项上人头向她提亲，无奈先皇宾天，公主孤身漂泊，陆某虽已为朝廷收复京师及顺天府州县，但着实不知这门亲事该向何处提，如此才耽搁下来，唉……”他长长一声叹，眼睛却看向装模作样万事不知的贺兰澍，见他打算袖手旁观置身事外，少不得多提一句，“恰巧此番入京，得了个什劳子五鬼图，听闻公主为此吃了不少苦，陆某便想将此物当做聘礼，谁知……罢了罢了，我既亲身至此，已算得上仁至义尽，今生无缘，陆某也莫可奈何，莫可奈何啊……”

贺兰澍显然在听到五鬼图几个字时变了脸色，一双被肥肉挤压的核桃眼闪出精光，这顿酒席终于要在酒酣耳热之后入正题，就连无聊之下出了神的贺兰钰也抖擞精神，目光如炬。

这世道，任何时候，只要抛出宝图，必成制胜法宝。

贺兰澍试探道：“将军言下之意是……”

陆晋此刻也不再拐弯抹角浪费时间，敞开来坦然道：“开启玄宗宝藏的五鬼图，你我各藏一份，若僵持下去，恐怕百年内都没可能找到宝藏之所在。”

贺兰澍却摸着胡子打哈哈，“将军说笑，五鬼图乃以讹传说之物，不可轻信，不可轻信哪……”

陆晋抬手扶于桌面，一张写满大漠豪情的脸，肃容深沉道：“贺兰大人不必着急否认，您若毫无兴趣，便只当陆某酒后胡言，您若有意于此，陆某再与大人详谈。”顿一顿，低声道，“宝藏究竟多大数额，大致位置在何处，想必贺兰大人心中早有估量。现如今五鬼图一份藏在京师忠义王府，一份被公主交予荣王。如今天下态势，恐战事旷日持久，手中若无钱粮，岂不是早一步落了下乘？倒不如将两张图凑在一处，找出宝藏，由忠义王府与江北都督府共享。”

贺兰澍再看陆晋，又比先前多一分深究，但他依然不动声色，只管等对方把事情挑明，这种时候，越是沉默越是占尽先机。

而陆晋并不在乎出言先后，空杯捏在手中，反复品玩，视线落在青色兰草图样上，状似散漫。“忠义王府已点头默许，如今就等大人与荣王，拿个主意。”

“将军如此，必有所求，不若说来一听。”

“公主，我只要公主。”他答得坚定，未染犹豫。听得贺兰钰握紧了剑，额上

青筋鼓动，当即就要挥剑斩了他这么个肖想公主的癞蛤蟆。

贺兰澍笑意未减，缓缓道：“我若不应？你当如何？”

陆晋大笑道：“不过是引颈待戮束手就擒，还当如何？”

“好好好——”贺兰澍抚掌赞道，“将军好气魄，不愧是将门虎子，好得很！将军既已至顺安，就是贺兰家贵客，某自当以礼相待。”前一刻的表情仍是冷凝慎重，下一刻便换个彻底，成了憨厚热情的好客之主。招呼贺兰钰务必要招待好陆晋，绝不能有半分怠慢，自己告了罪，退到院外，看他步履匆匆，多半是着急去与贺兰铮及荣王商讨宝藏之事。

银子送上门来，有谁不想要呢？

陆晋再勾唇，朝向面无表情的贺兰钰，低笑道：“未料到府上如此热情好客，陆某空手而来，着实惭愧。”

贺兰钰强忍怒气：“你不要高兴得太早。”

陆晋嘴角含笑，自斟一盞，朝贺兰钰举杯相邀：“不早不早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有花堪折直须折。”没人碰杯，就只好一仰脖子灌下去，满口都是酒香。

贺兰钰最看不得陆晋这类底层摸爬滚打五毒俱全的兵痞子，分明不是个玩意儿，却总能让人怒从心起，无计可施。

更何况云意今日态度，着实令人心灰意懒。

无奈之下，他也只好听命做起向导，领着陆晋去客房休息。

陆晋心中算不上胜券在握，但至少有一半把握。夜里月明皎皎，无心睡眠。静静将时光倒回半个月前，他出发之前在换了牌匾的忠义王府与陆占涛陆寅二人商谈，他提出来两图合并共分宝藏之事，面黄肌瘦“脱胎换骨”的陆寅极力反对，反倒是陆占涛半眯着眼睛靠着太师椅慢慢琢磨。说起来，陆晋其实更类其父。二人都是绝对的实用主义者，在利益面前，气节、尊严、义气都可以先放一放，缓一缓，等兵强马壮再拿来叫嚣。

陆占涛更关心的是此一计的可操作性，“若当真拼出了地图，万一宝藏落在江北……”

陆晋道：“儿不敢保证，但估量着宝藏不出顺天府。玄宗爷没可能把万千雪花银从私库里运出，再送到千里之外的江北掩埋，最有可能的，就是在京郊某地。”

“那……贺兰家能答应？贺兰澍那个胖狐狸能放心把宝图交出来？”

“互遣人质，两军交界之处共赏此图，若不成，搅了贺兰家与南京的联姻也是

好的，如今天下三分，江北与南京并不弱，如让此二方联手，无论从何处看，对咱们都不是好事。”

陆寅却问：“你怎知真假？”

陆晋答：“冯宝就在城内，我自当领了冯宝前去。”

陆寅进一步逼问：“你说互为人质，依你看，应以谁人为质？”

陆晋上前一步，朝陆占涛拱手，郑重道：“儿愿亲自前往顺安都督府，事不成，必不归。若成，势必要以贺兰家长孙贺兰钰为质，才能拿住江北命脉。”

“噢？你去？”陆占涛心有疑虑，眼光沉沉，将他仔细打量。脑中响起酒友郑怀秋口中之言，他曾于酒后断定，陆晋乃当世英豪，有大将之才，却输在鲁莽冲动，难成大器，如此说来，真真一字不差。但此事若成，于江山万世大有裨益，若败，想来陆晋也自有金蝉脱壳之计，不必忧心。

一挥手，着令去办，“你心中若有把握，倒不妨一试。”

陆寅摇着折扇，冷笑道：“只怕二弟此去另有所求。”

陆占涛连忙做和事佬：“哎，老二一心为家，奔波劳累，你又何必如此。”

陆晋拱手领命，看陆占涛还欲再言，多半是催促他再续一房，便不敢多留，匆匆去了。

再回到都督府的不眠夜，开春的风冷飏飏带着花草香，陆晋辗转反侧不能入眠，折腾得烦了，一捶床坐起身，想来那位婀娜妩媚的小道姑今日必未上山，还留在都督府内赏花陪聊，他这颗心便安定不下来，只想着去撩一撩他日夜相思的风流小道姑。

于是乎开门翻墙，一人一马战千军的功夫，全拿来偷香窃玉。

陆晋翻过三座小山流水的院落才找到云意所居之地，路上少不得抱怨都督府复杂花哨，这里一个掩门那里一个月牙洞，假山水帘后头别有洞天，树荫浓密处更添小径，一股子南方人的黏糊劲，半点不大气。

屋檐下，又是翻窗，这一回还需将睡在小床上的守夜丫鬟敲晕，才摸黑往美人床上探去。撩起帐幕，似展开一张美好画卷，要慢，才能留足时间慢慢欣赏。

她侧过身，半片影子蒙着月光，朦胧而妩媚。他隔着月华织成的水银色的纱，静静当好一个被美色所迷的傻子。

忍不住抬手去轻轻抚摸一张雪白细腻的脸，这触感极好，就像是水润细滑的羊脂玉，通透醇厚世间难求。

少不得要流连忘返、沉醉不归，必然闹得酣睡中的人猛然惊醒，神情是懵懂，身体却吓得连连后退。万幸让他捂住了口鼻，避免惹来家丁媳妇子，敲锣打鼓满院子抓采花贼。

“是我……”

她两只眼睛瞪得圆溜溜，拧着眉毛生闷气，张嘴就咬他手心，过后呸上三声，擦擦嘴，嫌脏。“陆晋？你这又是闹什么，大半夜抹黑潜进来，要绑人不成？”

他沉默不语，静静望着她。

睡前拆散了发髻，云意此时铺了满头乌亮青丝，配上一张俏丽小脸，令乌黑的越发沉郁，雪白的更显娇柔，更在无形中透出些许如水如月的温柔，教人心里藏着暖意，目光的交汇中醺然欲醉。

陆晋笑着，将她落在肩上的一缕发绺到耳后：“不发疯，就是想来瞧你一眼。”

云意抬手捶他，恨恨道：“瞧什么瞧，哪有人半夜爬墙进来捂着嘴看人的！真真要吓死我！”

陆晋只当这一拳是小丫鬟挠痒痒，没痛感，仍旧好脾气地同她说话，“见你还在，我便放心了。”

他说这话时不像他，悲悲切切有着难以言喻的落寞以及不能多说的留恋，他忽然间，害怕失去。

云意双手抱膝，尖尖的下颌磕在膝头，瀑布一样的长发铺了满背，望见他落寞神情，到底硬不下心肠，放软了语调同他说：“你傻呀，除了这儿，我还能去哪儿？”

陆晋不信，调侃道：“又在说谎。”

她掩不住嘴角轻勾，娇声笑，“原来你是天上神仙，我转一眼珠你就看得出是真是假。”

“别人或许得琢磨，对你却是一眼即知。”陆晋握了她的手，寒夜里捂热她冰冷的指尖，“要实在忍不住要跑，也先告诉我一声。”

云意憋着笑，“告诉你还跑得了吗？”

话音落，身子便顺着手腕的力道一起，被他拖进怀里，牢牢抱紧了，让她听他胸膛下面心脏跳动的节奏，血液流窜的声音。安安静静，无人打扰，难得好时光。

无需缠绵，亦不需言语，紧紧相拥，默默依靠，已足够美好。

然而他脑中晃过今日场景，到底叮嘱她说：“明日你哥哥舅舅来找你说话，你听完了若是心里难受，可不许跟我闹脾气。”

云意抬起头，从头到脚将他审视一通，已经拿得出管家婆的气势来问话，“又是怎么回事？可别真是与舅舅商量好了要将我作价卖给你。”

“正是如此。”他坦白得让人没办法生气，伸长了手捏一捏她气鼓鼓的面颊，“成日里胡闹，偏就是学不会听话二字。”继而将换图之计说与她听，末了笃定道：“万千金银都是浮云，你需记住，你才是最要紧的。”

听起来是动人情话，但眼下她的心思全然陷在这一宗天大的买卖里不能自拔，再看陆晋，也不禁讶然，“你好大的胆子……此事若成，即便挖出了金山银山，你也分不到半个子，你这……今后十余年的粮饷都不要了？”

“嗯，不要了。”他微微颌首，低头慢慢揉捏着她纤长细嫩的手指，懒懒散散毫不挂心，“你别恨我拿你当筹码同你哥哥舅舅做买卖。若无一计傍身，说来我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独闯江北。”

云意仍有几分呆愣，讷讷地道：“舅舅的意思……是要卖了我？”

陆晋点头：“看来不止要卖你，连同你表哥一道送出去也没所谓。这笔生意好谈得很，一听是玄宗宝藏，激动得连价都不还，今儿晚上正院没吹灯，估摸着贺兰家男丁一个个的都在里头绞尽脑汁地想辙儿。”

过后见云意老半晌没回话，只管躺下来，占了她大半张床，眯起眼养神。

她双手撑着下颌，长发铺了满背，径自咕哝说：“口口声声如珠如宝，到底还是将我当货物一般买卖，可见这世上没人信得。眼下想起来，京城仿佛已是山长水远，那是我的伤心地，我愿回去。”

他握住她手腕，将她拖到身前来，半个身子趴在他胸膛上，一只手轻抚她后脑，任指尖细细感受发丝的细腻柔滑。

云意侧耳听着他坚实有力的心跳，黯然道：“你也不肯搭理我，该是嫌我啰嗦了不是？”

陆晋笑得无可奈何，仍旧闭着眼，弯着嘴角说道：“你那些女儿家的伤春悲秋顾影自怜，爷全然插不上话，只好任你说。”

云意盘腿坐起来，淡漠道：“四字成语用得不错，看来还是得多读书。”

“公主过奖。”陆晋手里还勾着她一缕长发，便就这四个字打发了她。好半天没见动静，看来又是累极，要睡过去。

独角戏不好唱，云意愤然：“就知道睡，再睡我可不理你了，再来与我说话，我通通不答应。”